午風堂叢談

午風堂叢談卷三

無錫 鄒炳泰曉屏

斜川嘗歎收坡詩及字者多僞其言坡字僞時已爾且謂吾家反無藏帖米元章字紹興間盛行真贋莫辨故必俟元暉鑒定秘閣傳本往往有此題字當時難得若此令吳中好事者可以緘口

劉將孫爲江浙省掾王裕之題山居圖後云前修爲某言曰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民生不可一日使有此色相傳以爲微言因放之而爲山居言曰用人者不可使居者專此樂而不欲出用於

世者雖在廊廟不可忘此趣而不知返裕之為斯圖也志則有在矣此誠名言

唐時藩鎮魏博七州傳襲六姓不沾王化者一失於僕固懷恩再失於馬希倩三失於李懷光四失於馬燧五失於田布六失於李聽其故皆由於朝廷刑賞之不明宋子京作藩鎮傳論推原唐失河北之由仿司馬遷始皇紀贊引賈誼過秦論之法有取於杜牧罪言而全採其守論於一時得失叛服之故形勢瞭然自是傑作

從來以書畫擅稱者未有蹈襲者也名畫記云書

畫皆須意氣而成如周昉畫後來兼能移人神氣情性笑言之姿同時韓幹僅得狀貌耳善會者當自參之

太史公於楚漢之際志士仁人之不能概見者每於同時知識他傳依微託之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是也昌黎誌墓亦每於交往生議論見厚於植立其敘王評事奇男子獨載同時數名士發書問訊與焉猶以為重

舜歌南風見於樂記有篇名而無其詞韓子淮南子史記皆同鄭康成禮記注云其辭未聞是東漢

尚無其辭解慍阜財四句始於家語及尸子孔穎達正義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足取證正經至反彼三山兮十六句出琴操琴操乃晉孔衍所編其書今亡唐吳兢謂琴操紀事好與本事相違朱子曰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之詞尤謬即其詞內鋪叙五老及黃龍負圖事出於此考讖及春秋元命苞皆緯書不足為證且明云案圖觀讖讖始於秦盛於東漢三代無此字也凱風自南下同衛風云云凱風即南風見爾雅使舜有此句郭璞注爾雅何以不引而猶引衛風

其爲魏晉人僞作無疑
王元美謂魏武臨終諄諄瑣事正欲掩覆禪代耳百世而下惟司馬君實知之陸士衡弔魏武文猶未識其心也然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二語已盡姦雄伎倆
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爲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記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大小止末至紆餘浩蕩舂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
陸放翁當孝宗初政而賜第眷意甚渥以飛語罷

連蹇二十餘年晚除嚴州謝辭孝宗將倦勤引見慰以久別且云卿仕不遇才如此豈不著書傳後放翁謝表云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又云念其久別蓋寵亦近侍之所宜勸以著書亦臨遣守臣之未有語意慷慨而不失婉致

李于鱗文集刊刻後攻者羣起王弇州謂于鱗之文病在氣有窒而詞有蔓或以古語而傳新事使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之不能伏匿其辭至於寂寥而不可諷詠此三者誠有之若誌傳之

類其合作處真如周鼎商彝尺牘奇辭潛言縱横溢來而莫能禦恐非北地信陽所能辨也此論最爲平允如虞山於李何王李諸家之詩一味抹煞獨尊一纖弱踈淺之程松圓好惡拂性奚以明示來學

汪鈍翁跋宣和畫譜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李贊華女真猟騎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贋筆無疑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真部落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云云蓋晉唐名筆多不下款乃

後人誤定為滉與賛華耳非贋筆也宣和之鑒賞尚如此當知鑒別名蹟於冠服器用事跡絹素一一辨其時代前後不得以筆法近似遂爾論定

古人多用轉蓬不知何物宋陳長方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則轉問之云轉蓬也見步里客談

周公謹云大衍庫出靈壁小峰僅五六寸高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玉色宣和御書八小字刻於峰旁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琢刻之形宣和時蘇黄書畫之禁未開不應刻此二語

南史張融著海賦謂勝木元虛北堂書鈔僅載其略其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二語固是警策然較之元虛喻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融賦自是六朝人氣象而彌見其近

黃山谷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讀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讀王阮亭云習學記言不如黃氏日抄日抄不如讀書後學者可知所務

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楊升庵據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謂連珠始於韓非子韓非子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雖

兆連珠之義而體裁之協實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傅元叙連珠言之矣其後陸士衡庾子山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從而效之宋濂亦有演連珠五十首

明初所收圖籍多係古本故永樂大典內編集諸書與今本迥別予書人間尤少善本脫漏訛舛歷久滋甚後人未見古本復以意強爲詮解遂至艱澁難通及觀大典本乃知古書無不文從字順余與同年莊編修亭叔校正莊子鹽鐵論二書方見真面目書局事冗未暇取諸子一一參校至今耿

然

選學不可不講少陵詩聖其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又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服膺選詩至此宋景文亦自言手抄文選三過蓋選學精博諸家都從此出劉辰翁謂詩至文選一厄宜為後人詆譏

東坡志林云嘗欲仿盤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明定體乃繫風捕影也文章妙旨盡於數語

五噫四愁九歌七發皆創文者立意之終絕其數而名之也宋玉九辨傅毅七激張衡七辨李尤七命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傅元七林何遜七召梁簡文帝七勵或傳或佚盧照鄰五悲意匠離騷詞或謬正李涉追感聞見成文六篇因六數晁无咎見于膽于膽為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啓之文引物連類能究物狀於是擬之為七述何義門云此體宋人猶知貴之然洪容齋謂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詞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繼之者類皆規仿太切了無新意

禊有春秋春禊見論語浴乎沂註上巳祓除及後漢書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秋禊用七月十四日見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癸辛雜志云上巳當作上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顧寧人則云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故用上巳祓除不祥以草窗之説為非與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義合又宋書禮志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或如草窗所云值首午尾

卯等日故不以已但用重三耳則本爲上已無疑

野客叢書謂養生論一畝十斛安有一畝收百斛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又何其寡也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蓋漢之隸文書斗爲升字文絶似升字漢書斗字爲斛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誤按氾勝之農書上農區田一畝三千七百區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上言田種者一畝十斛此言區種可得百餘斛耳楙說非是

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計

乃爲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畧
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指
水上軍闕入班固刪去亦非
汪鈍翁跋朱長孺李義山詩註云顏師古之註漢
書實出於顏遊秦而後世不知遊秦者以其成於
師古也李善之註文選也實集張載顏延之沈約
薛綜徐爰劉淵林諸家之長而後世不稱述諸家
者以其會粹於善也長孺作李義山箋註頗采用
常熟釋道源前𢇁衆益而附錢夕公馮定遠及陳
氏潘氏諸說未嘗掩没其姓氏註家當得此取善

之公

趙松雪漁村圖大幅在絹素上著色古雅格韻極類右丞舊爲陳汝器所藏左方綾幅上識續香幢居士陳汝器鑒定松雪真蹟印識纍纍余於京師得之帖容汝器號東湖吳匏菴嘗與之遊爲作東湖記者又嘗於吾鄉沙頭王氏觀松雪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大幅亦絹素上真蹟惜爲惡工所損爲之惋然

諛墓之金君子恥之近世人人欲作誌銘土劇亦買傜然表墓言者不自信又何以爲世之信也續

漢書載郭有道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爲郭有道碑頌無慚耳碑誌苟作乎哉東坡云欲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蓋謂王晉卿也古人矜慎如是故詩文皆不可漫與黃梨洲於修志亦云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祖父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文章之道可爲浩歎

劉辰翁會孟於選詩及李杜蘇黃諸家世說新語等皆有批點楊升菴詆須溪不知詩目爲開剪截羅手段繼則云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

義之高與伯夷陶潛何異蓋宋亡後須溪竟不出仕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首陽餓夫甘一死云云其高節固可概見須溪所評古書意取標新致傷纖刻固有之至其博識特見毅然自立即升庵於其評史記諸書亦不能不以好古之士歸之子將孫著養吾集與須溪集並抄入四庫皆余所纂也

宋太宗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言百餘歲隱二華潼谷中與陳摶齊名摶亦真源人然少微志尚清潔非若科儀摶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

等獻帝留數月遣還太平興國四年兩入朝見李

燾續通鑑長編

趙希鵠云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墜水千年則純綠色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鋤擊破處器薄者翠綠徹骨或有一線紅色如丹尚有銅聲其流傳人間者色紫褐而有朱砂斑

唐蘇鶚演義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證與崔豹古今注馬縞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此書可證豹書之僞縞書之勦襲陳振孫謂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

可與李涪刋誤李濟翁資暇集邱光庭兼明書並
驅余從永樂大典中錄得十卷藏之鶚字德祥武
功人光啓中進士

王元美論蘇明允之文從戰國中得之於六經爲
難肋其詆譏往古多深文而不中事情至謂明允
使心術正而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磨之其雄勁
可以奪永叔而掩子瞻又謂辨姦一論亦介甫自
有以驗之使介甫之報之摘其生平所著書而比
之章惇王韶何不可若以明允言雖驗而更出爲
介甫說者余不謂然明允雄勁之氣鑱削之思其

論古至痛快處或流於刻固有之此在退之與長公偶所不免而何心術之不正哉辨姦一論知之獨先即司馬文正歐陽文忠亦未見及更不必多爲之說甚矣學之難乎醇也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康成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郭象人不足取莊注乃襲取向秀其自作止三篇耳

余近購梅花道人山水立幅元氣渾淪純似北苑款梅花道人戲墨無年月有仲圭二字方印左方

綾幅上楷書天全主人真賞觀者定爲徐武功所藏武功號天全曾見石田翁跋武功於沈氏凝香閣題黃鶴山人蘭坡圖後有天全先生嘗爲周曽大父題蘭坡圖此其存稿也云云因有天全存稿蘭坡句直是蘭亭價可當之句武功書瘦掣如金錯刀此筆法極類當是武功家物

程明房墨三重八錢精堅如石模製極工雙龍廻抱處陽識程明房製四字有程明房小印君房初字明房乃其早年所製余家舊藏此墨今極難得

辛文房唐才子傳論否泰始復盈虛消息迴理之常夫物盛者衰之漸也歟者積之極也有能盛滿而不覆者乎況圖書入變化之際神物所深忌者焉前脩躭玩成癖往往殺身況其剽剝而至哉此論不特爲有古癖者鑒也

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鴝者尤發墨歙石多鴝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歐陽文忠云此言與余特異故記之硯譜端明之說得之

陳長方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渻子養鬭雞在中朝時方虛憍而恃氣永州以後猶

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如木雞矣

歐陽文忠云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余所得魯靈光殿半瓦倩海鹽朱子旭初製一硯質頗堅緻中有白子纍纍如粟粒錯刀遇之輒爲所挫置之几案古香可挹乃知歐公所云殊不然也

吾鄉黃心甫傳祖冏卿正色曾孫以詩名與梅村龔芝麓諸公亟稱之與華聞修淑選明詩三十家尤留意一代古文游歷遍海內所至輒搜訪名人遺集抄錄彙萃多至千八百餘首然不求薦達貧

困終其身

陳大樽明詩選允為詩家正宗無論非虞山列朝詩集可比即竹垞明詩綜可備一朝文獻亦非詩壇標準阮亭謂明詩選於宏正間持擇甚精嘉隆以來便稍皮相且以不入湯義仍曹能始詩為大誤大樽此選力追雅音格律聲韻真是一綫不走嘉隆後詩雖未極變化要是古風未墜若列朝詩集之於北地信陽濟南婁東諸家棄長録短恣其排斥而惟崇尚纖浮此何以為詩人先導至如湯義仍之纖縟曹能始瓜步江空等聯最為阮亭所

貫然神韻雖佳體骨未稱其他去正聲漸遠無當美刺大樽之不錄有以也阮亭謂必當與列朝詩集合觀吾所不取

太學舊立祭酒司業題名之碑歲久剥泐乾隆甲寅法時帆祭酒式善即舊碑重刊位置秩然余在太學八載歷觀碑列在事諸人經再任者不過十一人如兼理國子監事務自雍正三年始置惟蔡漳浦新於乾隆三十四年以尚書兼理至四十八年再以大學士兼理劉諸城墉乾隆五十年以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理至五十六年再以尚書兼理

滿洲祭酒經再任者惟宗室良誠乾隆十八年任
至三十一年再任四十一年三任漢祭酒惟熊漢
陽伯龍順治十六年任康熙六年再任孫樹峰岳
頒康熙三十四年任四十一年又以侍郎兼任崔
紀雍正十三年任乾隆六年再任韋謙恒乾隆五
十二年任至五十四年再任余於乾隆五十二年
任至五十四年再以少詹事兼祭酒事滿洲司業
國初設二員分左右缺至乾隆十三年裁併一
員中惟博卿額乾隆二十三年任至三十三年以
庶子兼任又以學士兼任蒙古司業　國初設一

員順治十三年裁雍正五年復置漢司業惟吳本植康熙八年任至十一年再任盧䡛乾隆二十四年任至三十一年再任其祭酒司業曾並任者滿洲博濟花善開泰鍾音漢人薛所藴李霨棠宋文恪德宜李仙根楊正中單若魯李鳳翥李周望孫文定嘉淦崔紀陸宗楷張裕犖及余由司業徑授祭酒前此亦未有也

歐陽文忠集考異五十卷臨江曾魯撰以綿本蘇本家本宣和本吉本參考成編前有蘇序所云得公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序而論之者文

忠詩文惟居士集五十卷爲所自定此五十卷當即公自定本考異亦精核魯字得之至元十六年舉於鄉洪武初召修元史歷官禮部侍郎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士二人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也以舌爲筆者曾得之也時咸重之此本尚是元刻余於書攤得此藏書家不多見也

近時漢郃陽令曹全蕩陰令張遷二碑皆明萬歷間掘地得之故在漢隸中最爲完好曹全碑朱竹垞於康熙庚戌跋尾越二年於京師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矣此本去碑斷時未遠神氣猶

在近見帖客所携已歎此本不可復得張遷碑近年剝泐尤甚碑陰以稚拓者少猶見神采二碑歐趙洪三家皆無之曹全碑始著趙崡石墨鐫華都元敬金薤琳琅未及見也張遷碑南濠都氏亦少碑陰

王秋澗惲記鹿菴語云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篇篇是個碑表墓誌

永樂大典內抄錄京口耆舊傳九卷不著撰人姓氏所載京口人物始於宋初迄於端平嘉熙間體例全仿正史不類小說雜記其事蹟於正史時有

異同足資考證

范石湖梅譜行都買花者爭先為奇寘浴室熏蒸令坼強名蚤梅故於錢塘湖上重陽日折早梅花有橫枝對菊開之句今京師唐花煖火熏蒸臘前可令開齊無火則萎絕殊乏香韻天地有自然陽春何必爾爾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

王貽上以洪文敏萬首絕句將梁陳隋間人槩行

混入唐人小說東陽夜怪錄之類亦玷簡冊豈其蹖駁按四朝聞見錄載孝宗嘗語洪邁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孝宗問有幾公以五千對帝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逾年僅得十之三至於稗官小說神仙鬼怪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迨以進御帝固知不迨所對數然亦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蓋洪欲勉副所對出於一時括湊宜其複雜不純也

楊誠齋在朝時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裝歐

陽守道罷歸徒步出錢唐唯書兩篋其志節可以
概見

唐書儒學傳隋祕書學士江都曹憲以昭明文選
授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於是其學大興李
善文選學蓋本於憲然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
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非墨守師說者
也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
洵乎注書之難也

余官翰林撰擬制詞院吏以舊式封送按玉堂雜
記內封名色不一儀直時或未詳其體院吏必以

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意猶古
今人目記問博洽者爲兩脚書厨按坦齋筆衡尤
延之貫穿今古士大夫目爲尤書厨而南史陸澄
傳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未窺奧旨欲撰宋
書又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書厨之目褒
譏不同

太平清話載范石湖小峨眉靈壁石也烟江疊嶂
太湖石也天柱峰英石也皆歸休時閒玩物余在
東萊得一小石孤峰特立質理縐瘦因名之曰小
萊峰石門吳岱芝宗元有詩紀之

前漢書高帝紀瑕邱申陽下河南服虔曰瑕邱縣名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邱字申陽顏師古以文說爲非宋子京則云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宜從穎說鄭樵通志遂云瑕邱氏姬姓風俗通魯桓公庶子食采瑕邱以邑爲氏漢有瑕邱申陽按項羽傳瑕邱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孟康曰瑕邱縣之老人姓申名陽荀悅漢紀亦云瑕邱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與芮俱稱其名據此則瑕邱公非復姓矣申姜姓陽其名當以羽傳

爲正漁仲沿譌未足據也

鄭志昆蟲草木祇以其素所撰詩名物志爾雅補注本草外類約而成編每多遺闕如百蔬未列菰䖊九穀不收䵷麥釋魚則存鱣佚鮪釋獸則有虎無貔混菖當於蕢茅之菖合芸薹於扶須之薹若此之類不勝指摘至如煉石煮丹之法亦所不取史家所宜知也

老學菴筆記紹興閒中官欲於兆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今蘇湖閒欲仿造古墨失

之矣

吾鄉華半江淞精大小篆兼擅鐵筆其論篆書云流弊至草篆識者心所鄙守正不徇人汲古搜根柢秦漢印歌云纖綺怪僻非康莊篆法數語盡之

余近得雙榴水注淡青色而微帶黃有蟹爪紋底有細小掙釘中露鐵骨相傳爲汝窯然通體有水裂紋當是政和間所置官窯器昔人謂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紋取氷裂鱔血爲上者也此物藏吾鄉舊姓後輾轉質於人余以二十緡得之近不多覯

阮亭最愛太白牛渚西江夜孟公挂席幾千里諸篇數數擬之董玉虬規之云律詩須句句做未可但馳逸氣余亦謂五律八句一氣直下此是神力非可強到古人不過寥寥數首今人天資稍優舉手便稱高格爾兒脆弱律詩全在五六精健出力孟不如王所爭止幾微耳

吾鄉自明景泰末秦修敬旭創碧山吟社與李絅菴庶陳遯齋儼陸竹君勉高梅菴直黃杏軒祿楊聽玉理陳玉溪公懋施北野庶潘玉林緒九人觴咏其中若陳秋林勉歸自工部盛氷壑歸自都堂

秦中齋蔢歸自江藩時或一至徐文貞公爲之記沈石田爲之圖邵文莊公跋其尾風流韻事渺焉罕繼乾隆巳丑宫傅禮部尚書張公泰開予告旋里與閣學加禮部尚書鄒公一桂先大父封朝議大夫陜西道監察御史逸溪公中書舍人華公希閔臨川令華公西植崇明教諭顧公遷施南太守曹公輯五安化令施公禹言封中憲大夫户科給事中顧公建元每於溪山勝處流連觴詠小山宗伯作圖紀事施子復禮又繪九老圖人各有詩名圖清詠輝映前後梁溪盛事也

楊用脩謂高季廸一變元風首開大雅陳卧子云季廸如渥洼生駒神駿可愛特未合和鸞之度余謂季廸出入唐宋諸家其七古之超逸七律之高亮爲有明詩人之冠劉誠意風格遒整樂府尤銳意摹古而近體弗稱王元美謂劉次於高允爲定論

昔人云書中唐模畫中北宋得之便足自豪近時則書中北宋畫中元人已不多見雖吳中士大夫家所存亦無多

吾鄉莫雲樓懋風神踈朗畫法郭熙高房山晚作

一松巨石圖最自愛賞今王仲儀貌已象於松下
懋子息與王文成遊因爲題讚是圖余曾於僧舍
見之
邵文莊公寶誠心質行雖童豎皆能見之文章典
重碑版徧天下本西涯門人詩得其派然如鍾伯
敬所云空同出而天下無真詩真詩惟邵二泉斯
言未允
惠山二泉之上有小洞洞口方廣丈餘石上古篆
玉雲幽洞四字明顧九霞少時猶及見之慧山泉
三字在泉上宋丹陽書龍淵二字在龍縫泉上宋

楊無爲書天下第二泉五字趙孟頫書今俱不存惟聽松菴石牀上聽松二字爲李陽冰篆今仍置惠山寺佛殿前邵文莊點易臺後滴露泉三字在石壁上

文休承石湖圖烟水空濛氣韻清遠舊爲吳伯成所藏神品也後有周公瑕諸人題詠公瑕題云一片平湖天宇開瞑波蒼嶼表丹臺春風蕩漾桃花色猶是西施照影來王伯穀題云日暮西風起白蘋行春橋外水粼粼西施自逐鴟夷去空把芙蓉憶美人張伯起題云老成零落似晨星遺墨依然

見典型一片烟波石湖棹舊遊如昨眼還青有吳

園次珍鑒小印

巖青梧泓曾蓀友宮允仲子文采流逸書畫俱各擅長而尤工士女余曾見文君當鑪圖矮屋疎籬酒帘風影筆墨外別具一種神致題云結束琴心付酒鑪窮簷相對解愁無如今四壁渾生色重寫

春風鬟影圖

偽書如漢張霸百兩篇隋劉炫連山易唐張弧子夏易傳王士元亢倉子宋張商英古三墳自劉向班固及隋唐志或未著錄或云已亡皆近世偽出

柳子厚劉子元晁景迂陳振孫馬貴與諸人已力加掊擊比之李筌陰符經至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録今本乃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列國之風移改錯雜雅頌亦然中公魯故自晋已亡今所見詩說并與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蔡邕石經魯詩遺說之散見者皆不合二書並於嘉靖中出鄞人豐坊家毛大可力辨其誣朱竹垞謂即坊所撰與天禄閣外史同爲明人王同祖妄作其作僞史非吾邱衍之晋史乘楚史檮杌比士林猶著之叢書何歟陳氏書録解題又

云陳師道以世所傳王通元經關朗易傳及李靖問答皆阮逸僞作云聞之東坡親見逸以草示奉常公者元經舊本或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宋阮逸注而唐志不錄關朗易傳隋志及新舊唐書皆不著錄篇首叙出處本末即假同州刺史王彦發端末又隱隱爲文中立論朱子以爲僞書吳萊謂似皆出於王氏學者不能無疑也他如文子柳子厚謂其多竊取他書以合之劉子至唐志始著錄唐袁孝政序爲劉晝所撰或疑即孝政僞作而自爲之注然二書皆撫諸書所引本文猶是唐以前

古本似此類與他僞書不同

吾鄉吳一峯竣詩格清俊得力於坡公爲多余見其入蜀集二卷筆力尤蒼雄𠉀是齋堤賞其橫策倚樹根石與人俱瘦二語作圖贈之

午風堂叢談卷四

無錫　鄒炳泰曉屏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
上念國學爲人文薈萃之地規制宜隆增建辟雍以臻美備命禮部尚書德保工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劉墉工部侍郎德成後續派尚書金簡鳩工庀材至四十九年冬落成在國子監太學門內彝倫堂之前中築方基建辟雍殿殿九室通見方七丈五尺高三丈四尺五寸柱凡三十有二前後左右凡四門階各六級重簷四出陛週以朱欄覆黃琉璃瓦

楹柱門扉皆丹飾梁棟施五采殿外方臺通見方十一丈二尺週以圓池徑過十九丈二尺深五尺七寸橋四座各長四丈寛二丈二尺緣池内外環以白石欄池底裴甃石板地高之水則引以四井前二井在太學門外其二井一在池東率性堂後簷牆外一在池西修道堂後簷牆外俱通溝汲水注入池池西稍近北即元儒許魯齋所植古槐也池前有洩水暗溝二道引出集賢門外合注入官溝故水蓄洩有時清澄徹底橋南建琉璃坊一座廣七丈四尺高四丈中設券門三坊之東北西北

角建重簷琉璃碑亭二座每座通見方二丈高三丈恭勒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碑陰恭勒
御製三老五更說坊之東南西南角建鐘鼓廳二座每座通見方一丈四尺高一丈三尺五寸蓋自橋南至坊袤長十一丈五尺自坊至太學門長七丈三尺五寸云自東講堂之東折而南爲東廡繩愆廳率性誠意崇志三堂在焉通三十九楹西向自西講堂之西折而南爲西廡博士廳修道正義廣業三堂在焉通三十九楹東向學舍鱗比新規

翼然自至元立學以來未見若斯之盛也五十年

春二月丁亥

上親詣國子監釋奠

先師禮成

臨新建辟雍講學特派滿大學士伍彌泰漢大學

士兼管國子監事蔡新進講大學爲人君止於仁

五句

皇上闡發書義宣示臣工滿祭酒覺羅吉善漢祭

酒鄒奕孝講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二句

皇上闡發經義王公衍聖公大學士以下及諸生

皆號聆禮隆樂備超越前古豈非應期協運必叅
重熙累洽久道化成之丕治以炳此宏模哉
宋葉崇甫大慶攷古質疑伯益柏翳一人也鄭語
云嬴柏翳之後漢地志秦之先伯益爲舜虞官養
草木鳥獸賜姓嬴則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耳
史記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闞
止子我一人也左傳哀六年說闞止之事杜預注
以爲子我也史記齊世家賈逵注亦曰子我也及
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闞止之宗人又云田氏

之徒追赦子我及闕止此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武子一人也王良郵無恤亦一人也漢史於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又或以二人爲一焉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司馬遷并以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宜爲束晢所譏至於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逸公輸督班一人也顔師古疑爲二人以遷固等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紫甫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抉摘疑義多前人未發之秘其書有寶慶丙戌樵陽葉武子文之

及淳祐甲辰男釋之二序

步里客談柳子厚先友記廼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誥詩人之文爲祖矣

續通鑑長編宋太祖欲趙普置制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之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僕射參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爲祕書監參預朝政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

事既而謂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授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轂不能還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翻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轂失之矣議者惜之然自後竟以中書門下同平章事爲宰相而以參知政事爲執政下於宰相矣迨元豐官制行後名復屢更

錢撫棠宫贊藏董香光真蹟頗富臨魯公書東方朔贊像卷渾厚遒古董書中不多見其臨黄庭外景經一卷跋云黄庭經爲右軍换鵞經相傳已久

又有謂換鵞乃道德經太白詩可據而華陽隱居與梁武帝書已有黃庭之評至孫過庭亦唐時書家稱黃庭者不一而足乃今世傳石刻字形大小各本不同何論用筆吾家藏宋搨師古齋帖宋高宗刻於大內字形稍開拓元人稱爲越州石氏本較之寶晉齋絳帖等頗異然以爲右軍迹未必可信況換鵞何據也要之二王之書世間罕存吾輩但向墓田丙舍官奴玉潤禊帖想其風韻神情不落唐人蹊逕自成一家去山陰何遠隔十由旬也

壬申六月朔日苑西邸舍書

作文如傳神與古人神似雖形不酷似猶似也淵明沖寂蘇州簡素韓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黄之神變養於氣者落落相望

浩然齋雅談謂東坡喜用朅來字葢出於顔延年秋胡詩楊升菴云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已見文選注朅之爲言盍也非發語詞據楚詞車既駕兮朅而歸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去無欺我也注朅去也朅何也爲證公謹未詳其說

許由之父名耳兄弟七人十九而隱見金樓子可

稱史外軼聞

王半山稱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周公謹亦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潘蒼崖稱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蓋本於碩人之詩銘婦人墓以是爲則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競觀即以相公呼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呵之不退及薨京之民罷市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導車注香於首以送葬者以千萬數繪其像刻印粥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坡

詩所云兒童識君實走卒知司馬也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岸萬人隨觀之先生顧座客曰莫看煞軾否民情可見後之君子可以興矣

明詩自青田季迪而後茶陵為詩家正聲獻吉仲默華泉昌穀邊幅不同並追古作後人獨頌獻吉咏月詩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江心幾尺潮以不見集中為恨是與稱昌穀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同一慨嘆倘陳臥子見此持論寧不噴飯

吾邑之鴻山古稱皇山因梁伯鸞卜居其下改名鴻山山有泰伯墓南徐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漢劉昭亦云縣東皇山有泰伯塚一名吳王墩皇覽云泰伯塚在會稽吳地梅李平墟蓋梅李平墟為泰伯端委地皇山為歸藏地漢永興中吳郡太守糜豹有記萬歷之季重立碑表之高忠憲公攀龍作記文極高簡其云古之聖以父子兄弟讓天下而不顧今之人以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恥有味乎其言哉

王元美跋泉州宋搨淳化帖云余少得淳化閣帖

飛白濃墨二種皆作贋古色乃泉州翻刻本也當時絶寶愛之後漸覺其波磔之際多有可恨乃至結構時時有譌筆覺其非古今年始從吳中得宋搨完善本以較所藏大觀絳帖雖少遜比之他刻大徑庭矣凡泉刻則五卷智果而後缺十餘幀其他不爾也近余所得飛白泉本乃史明古所藏明初泉州太守成性刻石宣德中石入內府得者珍若星鳳矣即弇州所云翻刻者耶此本結構處譌筆誠多然神致遒婉遠勝他刻弇州所云泉州宋搨本未之見也

蘇文忠公云黄州永安郡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故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廟庶幾是乎楚都申郢故黄歇封於春申如齊孟嘗魏信陵趙平原各在其地黄之永安乃春申始封故城春者蘄春申者申光必兼二城而封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歇始請吳故宫都焉然歇行相事未嘗去國有廟者後人作也邵文莊云謂之故城明有新也吳爲春申新封其至與否則不可知必謂未嘗去國則又固矣按今去邑西十二里有黄城史記

所云改封江東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是也惠山有春申澗相傳為春申飲馬窟澗旁舊有春申祠土人以唐垂拱中毀淫祠改為土神祠以祀之者丼非一地茍未至國何土人繫思之深也

徐昌穀詩全以格韻勝其操縱六代而出入於景龍開元間弇州奉常華玉百泉論之詳矣惟藝苑危言謂其詩如飛天仙人偶遊下界不染塵俗陳臥子云觀其談藝皆深造之言宜其短章片語無不連城數語足綜神妙

山谷書大都以側險為勢以横逸為功老骨顛態

種種槎出獨呂黎送符城南讀書詩小行體盡斂其怒張之氣而爲虛婉昔人稱其與蘭亭異體同用今人學山谷書極意作槎牙狀不知古人作書無不腴秀何論墨蹟其橫逸處皆寓虛婉觀初搨足本皆然舊傳山谷爲涪州學佛女子後身應是爾爾

明季南州獻原山人朱謀垔刻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十卷雕版最精末有張天雨趙松雪楊伯嚴周公謹柯丹邱周伯溫豊南禺鑒定題跋蓋從古本臨摹者余甲寅春於京師書肆得是書刊本八

冊皆朱文乃萬歷戊子萬岳山人所刻序云款識
一集有抄本無刻本予深憫其傳之不博也松石
姜君能兼諸家書法又工篆隸爲之摹寫遂得而
梓焉是書朱隱之於崇禎初元始刊行此刻於萬
歷戊子是隱之未鋟版時已有此刊本矣倘收仲
阮亭兩公見此此其寶玩又復何如

王元美吳中往哲像贊於文沈推其品藝兩高固
矣而稱唐子畏畫品甚高在五代北宋間誠爲巨
眼祝希哲書法魏晉六朝至顏蘇米趙無不精詣
至晚節橫放自喜未免流入異道一概推重恐非

允論

吾鄉錢仲仲先生紳當宋紹慶間謝州事歸隱邑南漆塘山中携二鶴以從置鶴俸田聚書四萬卷日取而讀之舊苦無井紹慶二年春二月巖址出泉甘冽與惠泉相等名曰通惠因建遂初望雲芳惠通惠四亭宜興蔣堦爲作通惠泉記丹陽葛勝仲作遂初亭記葛記不載邑乘余官翰林纂修永樂大典見丹陽集此記在焉因錄之以俟後之補邑志者吾邦之賢有御史錢公安道以勁節危言伏一世其仲弟曰持道以冲操自晦於文籍詩酒

之間嘗作遂初亭於梁溪居第之東偏日與賓客游居而樂之無幾何族人取均輸子錢而居第若亭併籍於有司會大姓有怙勢者風縣官骫法沒入之而以自售持道嘆曰先人之廬所以庇子孫者不可自已而為勢奪因三走京師上章自訴而復歸焉又二十有二年而火於金人亭之不燼者十六其子紳掇取遺材改築於漆塘之墅即斷手又嘆曰是嘗失而復歸嘗僨而復興是又天相其志而遂之也乃復用故名榜之而屬余為記余謂斧木於山費不能一金而必取廢材為之者蓋孝

子曰視榱棟之舊而雨露淒愴之感生焉亦不敢忘其先也然不廢其遺棟者其孝小不墜其道德者其孝大伸仲始仕軒然以名節自命所至有直聲及賜對所論有人不敢及者談者謂挺拔有先御史風烈已而勇自退縮結廬數十楹於嵓壑佳處取舊所聚書數萬卷伏讀之茂林修竹奇葩異草可以舒憂隘而快窺臨者靡不備引泉而瀦之爲高下之池三度地而荒之爲大小之亭四食官祠之禄以自怡者至六滿秩是殆又欲以先君子之隱德自勵雖然君子之出處視時與道亦何常

之有彼安山林而不知出狃榮利而不知返皆一曲之士也昔晉孫興公隱居會稽遊訪山澤累年作遂初賦以寄意天台山賦亦云世事都捐若無經世意矣及大司馬温欲徙都洛陽衆恂懼不敢爲異獨興公上疏極論之今雖欲逃名而名歸之雖欲避世而世即之仕政恐不免然則不尋遂初賦而起爲時用行有日矣紳今爲朝請郎仲仲其字也

歐陽率更化度帖體方用圓以勁藏媚在醴泉銘上有兩重摹本原搨盖不可得見矣翁覃溪閣學

最嗜化度然亦無善本醴泉銘宋人最好臨倣而石堅緻耐拓故舊本尚多秀勁之氣吾鄉秦氏所藏宋搨醴泉銘精美可愛號千金帖今已爲大力者負去秦君仲簡手摹上石形貌極合以宋紙及程君房墨拓數本幾至亂真然形模雖具外腴中弱殊乏清峻之氣當是邯鄲子輿耳

歸震川爲王子裕問作寶界山居記云先生蚤歲棄官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中年失偶而皆不娶盡有湖山之勝日以書畫自娛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想其處仲山之居

詎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壒之外而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其推重至矣王弇州跋其墨刻亦云入法絕得波仙三昧若吳原博先生爲之風骨雖有餘神觀則不足先生故當品先生下也至謂其詩歌婉潤飄逸寘之坡集惟烟江疊嶂贈畫御谷師二歌可與賓主未免過情然所謂仙而謫者其或然耶

明代法書祝京兆稱首楷法雖出趙吳興然吳興遒而媚京兆遒而古真令人有黃初永和想其擬歐黃蘇黃諸家昔人謂其有巧力太勝處殊病姿韻信然衡山格法精遒無一筆失度而多見側鋒其隸古與子壽承俱各擅場壽承中年更有出藍之譽餘如宋仲温沈民則沈民望莫中江李賓之陸子傳王履吉俞仲蔚彭孔嘉王仲山徐髯仙陸儼山豐道生婁子柔並有典刑思翁於晉人升堂有餘雄視前哲其圓美中見生梗所謂熟外生者正其矯勝吳興而得自成家

王元美推張元春復畫於荆關范郭馬夏黃倪無所不有而能自運其生趣於蹊逕之外其天真過仇實父隆萬以來無或過之又謂花卉吳郡自沈啟南以後陳道復妙而不真陸叔平真而不妙周少谷之見似能兼二子之長未免推許過甚元春少谷筆力渾古殊少事外遠致鑒者當於此參之

余近見顧洞陽先生可久與徐西巖莫廷泉華補菴三詩卷予格韻清蒼字更古勁其答徐西巖學博云西巖與余生同年月僅長八日問君甲子數余算亦同之還將八日長共際百年期泮宮同藝

射泉石復棲遲道氣相看久騅歌伐木詩答莫迋
泉僉憲同年來章有廿味從來供染指辛甘何必
究中邊不用金丹駐顏色南山常對宰官身之句
鹿鳴昔宴今歸老余年少君三百旬獨悵蹉跎塵
未解却憐清淨道相親食蜜中邊盡甜味參元宰
官常現身即此右丞祛老術齋居誦法欲從論答
華補菴比部來章云賦清溪莊介壽溪莊與比部
菰川墅相屬君懷高尚稱達賢承明早歇屏藍田
束髮好余即同調振衣歸老常周旋西溪茅屋青
山下南垞菰村綠水邊三徑過從當努力時將嘯

咏共來還

少陵寄太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曾文定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而廬山志亦云五老峰下李白卜築讀書於此注家遂以爲讀書堂在匡廬非也地志云成都之彰明有大匡山范傳正李白墓碑云白讀書於大匡山讀書臺尚存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書處即此楊氏彰明逸事亦云太白客居徂徠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乃寄詩云太白蜀人故有頭白歸來之語則爲彰明之匡山無疑注家

俱未深攷唐昌魏允廸作太白書堂辨語涉游移

故爲正之